

欧阳山文选

第一卷
长篇小说

1

欧阳山文选

第一卷

长篇小说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阳山文选. 第 1 卷 / 欧阳山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568-1

I. 欧… II. 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70 号

出 版 人: 肖建国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加联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云埔工业区骏丰路 111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125 4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0 元 (共四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歐陽山

欧阳山文选

编委会名单

主 任：林 雄

副 主 任：顾作义 廖红球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亮 吕 雷 孙丽生

吴佳联 张建渝 林 雄

顾作义 温远辉 廖 琪

廖红球

特约编辑：方 亮（兼） 周西篱

欧阳山文选

第一卷 长篇小说

目 录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3

证人 14

鲁莽的学徒 25

受屈的人 34

看牛娣 41

枇杷树下 50

美人儿 58

盟誓 64

换帖 72

姐弟俩 79

幸福的除夕 89

人日皇后 99

迷人的岁月 106

画像 116

目 录

- 风暴 124
- 永远的记忆 132
- 雨过天青 144
- 在混乱的日子里 156
- 快乐与悲伤 168
- 分化 177
- 出征 187
- 敌与友 196
- 控告 204
- 破裂 216
- 血腥的春天 227
- 假玉镯子 238
- 夜深沉 248
- 密约 260
- 冰冷的世界 269
- 迫害和反抗 278
- 兄弟回家 286
- 红光闪闪 295

通讯员 303
巡逻队 313
长堤阻击战 323
伟大与崇高 332
观音山防御战 342
退却 349
夜祭红花冈 358
茫茫大海 367
幻想 376
翻生区桃 386
一线天 395
险地 406
咫尺天涯 416
过五关 427
博爱与和平 437
沉沦 446
余庆坊快事 457
不如归去 466

三家巷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来住。周大为人和顺，手艺精良，打出来的剪刀又好使，样子又好，真是人人称赞。他自从出师以后，就在西门口一间旗下人开的正岐利剪刀铺子里当伙计，几十年没换过东家。他老婆也贤德勤俭，会绣金线，手艺也很巧。夫妇俩省吃俭用，慢慢就积攒下几个钱来，日子倒也过得满欢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周铁，日过一日，这孩子也慢慢长大了。他夫妇一来嫌孩子不懂事，总爱 and 同屋住的别家孩子打闹淘气，二来手头宽裕些，也想挪个地方松动松动，就放声气寻房子。恰巧官塘街三家巷有一个旗下的大烟精要卖房子，他同族的人怕跟首尾，宁愿卖给外姓。正岐利剪刀铺子的东家见周大身家清白，就一力保荐，做成了这桩买卖。

刚搬进三家巷没几天，那年方九岁的孩子周铁就问他爸爸周大道：“爸爸，这巷子里住着六家人家，为什么叫个三家巷？”周大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给了一巴掌，瞪大眼睛对他说：“叫你上铺子里学手艺，你不去，整天跑到城上面去玩儿！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悄悄问他娘，他娘也回答不上来，只是安慰他道：“你去招你那蛮老子干什么，没得找打！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儿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只怕那和过番的李太白才能猜出几分呢！”当下周铁见问爸爸吃了大亏，问娘又不得要领，也就收起闲心，规规矩矩上正岐利剪刀铺子去当徒弟。过不几年，他也就成了一个又老实又精壮的家传铁匠了。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的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艰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陈家住在他们紧隔壁，只有一个单身男子，名叫陈万利，当时才二十二岁，靠摆个小摊子，卖些粉盒针线、零碎杂货度日。他既无父母叔伯，又没兄弟姊妹，一早锁上门去，傍晚才回家做饭，静幽幽地像一只老鼠一样。何家住在进巷子头一家，离他们最远。当家的叫何小二，是在监牢里看门的狱卒。他老婆一连生四个儿子，都没养成，别人都在暗地里说那是报应。后来第五个男孩子养活了，名叫何应元，他夫妻俩把他宝贝得什么似的，不吃给他吃，不穿给他穿，凡是粗重一点的事儿，就摸也不叫他摸一下。这何应元当时也十五岁了，生得矮小瘦弱，尖嘴缩腮，挂了名儿是念书，其实是整天穿鞋踏袜，四处鬼混。

出三家巷，往南不远，就是窦富巷。在窦富巷口，有一间熟药铺子，叫百和堂。百和堂里有一个大夫，叫杨在春。他看病谨慎，为人正直，虽然不算很行时，生意倒也过得去。他有三个女

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杨志朴，年纪还小，大姑娘已经十八岁了。杨在春平日看见陈万利孤苦伶仃，勤俭过人，早想把女儿许给他。百和堂的老板猜出他的心事，就出来替陈万利做媒，果然一说就成，不久就娶了过门。这陈杨氏虽然从小信佛，但是生性孤僻，贪财势利。过门头一两年还好，后来就搬弄是非，吵街骂巷，搞得家门不静，邻里不安，有那些刻薄的人就给她起了个浑名叫“钉子”。几年之后，她看见紧隔壁铁匠周大的独生子周铁慢慢长大成长，也学得一门好手艺，加上脾气忠厚，和他老子周大一模一样，就和她爹杨大夫商量，要把她的二妹许给他。杨在春一听，果然不错，就央百和堂的老板去做媒。可是周大和他老婆一商量，都觉得这陈杨氏已经是一个钉子，她的妹妹难保不是一个凿子；一个钉子在隔壁已经闹得六畜不宁，一个凿子进了门，那还能过日子？就这样，这门亲事就耽搁了下来。没多久，铁匠周大就生病死了。

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陈杨氏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文英。吃满月酒的那一天，她外家的人都来了。周铁的娘亲眼看见了杨家的二妹。这位姑娘那年才十八岁，比周铁大一岁，长得相貌端正，性情温和，和陈杨氏大不相同。还有那待人接物的亲热劲儿，更加逗人喜爱。她一见周铁的娘，左一个周大婶儿，右一个周大婶儿，嘴上就像涂了蜜糖的一样，叫得周铁的娘心花怒放，当晚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去找那百和堂的老板。百和堂的老板昨天也去吃了满月酒的，把什么没有瞧在眼里，不用她开口就抓到了个八八九九，到了她真地开口，他就一心拿起架子来了。不管周铁的娘怎么央求，他只是不肯去提这门亲事。他说他从前做过媒，周家嫌人家是凿子，这回又去吃回头草，只怕杨家也不买账了，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女，没得来白费唇舌。后来还是周大婶赔了不是，又许这，又许那，才把百和堂老板说活了。谁知他到杨家去，一说就成，

跟着第二年就过门成亲。

时间过得飞快，转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年。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时候，三家巷已经完全不是旧时的面貌了。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巷。这儿本来住着六家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陈家跟何家了。当杨在春老大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说照他所知，五十年前，这三家巷本来叫做忠义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后来有几家人上去了，又有几家人下来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谁知后来那三家人又败坏了，房子陆续出卖，又变成了六家了，名字却没再改动。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只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站着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如今已经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老丈人杨在春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杨志朴已经继承他的衣钵，行医济世，而且人缘不错，名望一天天往上长。老丈人说的什么忠义里、三家巷的变迁，周铁已经没有什么兴致去管它，还有那什么世道循环，贪得妄想之类，他本来就不大了了，这时候更忘得一干二净。这二十年之中，他的周围的变动是很大的。第一桩大事就是皇上没有了。跟着就是辫子没有了。不过这些他不在乎，没有了就算了。最叫他烦恼的，是屋顶漏了，墙壁裂了，地砖碎了，没钱去修补。再就是一年一年地打仗，东西一年一年地贵，日子过得一天一天地紧。还有就是人丁越来越多，这个要这，那个要那，简直掇弄不过来。这二十年之中，他每天照样早出晚归，在打铁炉旁边干

活，他老婆周杨氏也每天照样打水、破柴、洗衣、煮饭，跟老铁匠周大夫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过日子。周铁的手艺即使说不比周大更高明，也至少是不相上下，他们打出来的活儿，就是再有本领的行家也分不出高低。西门口一带的妇道人家总是挑着、拣着到他东家的铺子里买他打出来的剪刀，就是用了十年也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号。周杨氏还是和她做姑娘的时候一样，见人先带笑，又和气、又傻，别人因为她姐姐陈杨氏绰号“钉子”，就替她取了个诨名叫“傻子”。就是旁人有时仗势压她，或者嘲笑她贫穷破落，她也只是笑一笑了事。纵然他夫妇是这样手艺高明，贤德出众，可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受熬煎。

有一桩事，不论陈家、何家都比不上他们，也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在这二十年之中，他们养了四个孩子，除了第三个是女的之外，其余三个全是男的。别人都说，他们虽然财不旺，可是丁旺。这也算给他们争一口气。还有人说，这就是周铁一生忠厚的好处。在这上头，别说陈家万利比不上，就是何家应元也输了一筹。如今，这四个孩子全长大了。大儿子周金，今年十九岁，生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性格刚强。早两年已经在石井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周铁常常摸着自己那又短又硬的络腮胡子笑着说：“我打剪刀，是绣花用的；他造枪炮，是打仗用的。这年头兴打仗，不兴绣花，该他比我赚的多！”二儿子周榕，今年十八岁，中等身材，长着一个高高的鼻子和一对长长的眼睛，性情又稳重、又温和，正在中学里念书，有人说毕了业可以当官儿，周铁也只是半信半疑。大女儿周泉，今年十六岁，也考进了中学了。她长得身长腰细，脸白嘴小，直像画里的美人儿。那时候，女孩子念书是很少的，她能考上中学，那才情已经出众，何况再加上她长得标致，别人都说要不反正，她准能考上个女状元。她的性情和她二哥周榕相像，只是比他更加驯良，更加温柔。周铁夫妇最偏心这个女

儿，把她宠爱得像心头一块肉一样。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为了这一桩事，周铁已经很不高兴。他对周杨氏说：“咱们是卖力气的人家，有两只胳膊就够了，要那副脸子干什么！莫非他将来要去当堂倌？莫非他将来要去唱花旦？莫非他将来靠相貌卖钱？莫非他将来靠裙带吃饭？”那绰号“傻子”的周杨氏拿眼睛望着地，许久没有开腔，后来才慢慢地说道：“他年纪还小，你怎么就看准他没有大用？人养儿子都希望他俊，哪有望他丑的！长得丑，不见得都有出息；长得俊，也不能说都没出息呀！”她话虽这么讲，可是暗地里也替周炳担心。因为一年之前，他还在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地用心上学。他既不是逃学，也不是偷懒，更不是顽皮淘气，打架闹事。他也和别的孩子一样，天天上课，堂堂听讲，可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听了一截，忘了一截，成绩老落在别人后面。街坊邻里，师长同学，兄弟姊妹，亲朋戚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周炳是天生笨拙，悟性不高。还有人十分感慨地叹息道：“想不到他长的那么俊俏，却配上这么一副资质！难怪人说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周杨氏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她背着大家把周炳叫到跟前，紧紧地搂着他问道：

“好儿子，你身上什么地方觉着不自在么？”

他摇摇头说：“没有。”

娘又问：“你的记性很坏么？”

他又摇摇头说：“不。我的记性可好哪！”

周杨氏拿指头点了一点他的前额，说：“别吹。老师教的你都听得懂么？”

周炳听见妈妈这样问，倒诧异起来了。他用惊疑不定的眼光打量着周杨氏，说：“全懂得。我又不是傻子，怎么能不懂呢？”

周杨氏笑了。笑了一会儿，就接着问道：“要是这样，为什么老师教的功课你全记不住？”

周炳变得犹豫不安起来，回不上话了。歇了一阵子，他才自言自语地说：“记不住就是记不住。谁还知道为什么记不住呢？”

妈妈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好的孩子什么时候都不扯谎。”

周炳的漂亮的小脸蛋全变红了。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娘不动，眼珠子里的光泽都变暗了，变迟滞了。妈妈瞧他这情景，知道他没有扯谎，就开导他道：“你想想看，总有个缘故的。你身上又不是不自在，记性又不是没有，听又不是听不懂，可你功课总是记不住，倒说是没有缘故，人家不把你当傻子看待？”周炳歪倒在娘的怀里，用小手轻轻拍着娘的脊背，好大一阵子没有做声。后来，他突然挣脱了娘的胳膊，跑到神厅外面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在娘的耳朵边悄悄说道：

“老师讲的课不好听！”

周杨氏打算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听，哪一句不好听，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娘只好一个人坐着叹气。她十分可怜自己的小儿子周炳，觉着他这么一副好模样，原不该配上这么一副傻心眼，真是可惜。又想到为了这副傻性子，不知要吃多少的亏。越想越心疼，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来。过了几天，她瞅着旁边没别人，就又问起周炳功课的事。周炳这回胆子大了一点，见娘问，就说了：

“老师说世界上最蠢的东西是梅花鹿跟猪。猪是蠢了。梅花鹿怎么能蠢呢？梅花鹿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伶俐的么？”

周杨氏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道：“乖儿子呵，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管你念书，管那梅花鹿干什么？它蠢也好，不蠢也